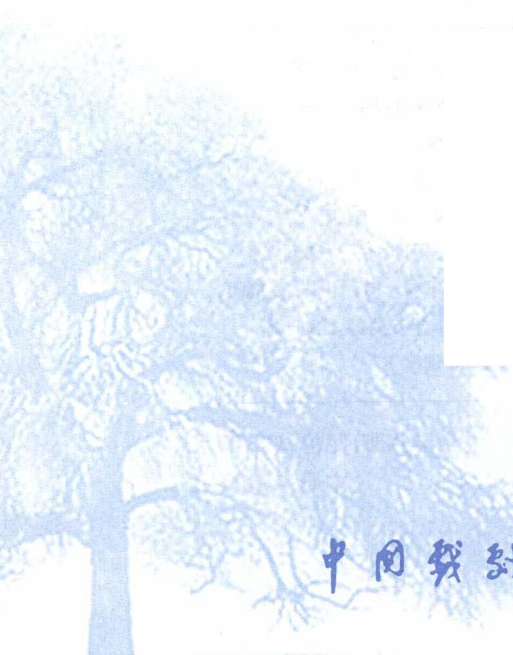


一人头上一方天

张明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总 序

刘邦厚

这是一个在伟大时代乘势崛起的文化群落，一个根植黑土地头顶长风的文化群落。

群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去浇灌和营造黑土地上的戏剧家园，都在把黑土地给予的文化营养化作艺术创造力，再回报养育他们的黑土地。

这套蔚为大观的《黑土戏剧丛书》，便是这个群落在黑土地上耕耘出的累累硕果。这些硕果，闪耀着变革时代多彩的光泽，饱和着五味人生的苦辣酸甜，更张扬着黑土文化的雄浑博大，挥洒着耕耘者们的粗犷豪放。这些硕果不仅是放歌时代咏叹人生的一串音符，而且是耕耘者们探索艺术道路攀登美学高峰的一串脚印。

我们有理由自豪地说，这个北疆文化群落，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剧坛上的一支劲旅；这套《黑土戏剧丛书》，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这支劲旅正在迎接新的挑战奋力超越自己，但时代将永远铭记这支劲旅的雄风与才华；尽管这座丰碑还不能与莎士比亚们比肩，但历史将把它永久竖立在黑土地上，耸立在中国剧坛上。

黑龙江戏剧创作群体的崛起与丰收，得益于中共黑龙江省委树立的一面旗帜，那就是“造就北疆文艺劲旅，创作文学艺术精

品”。这面旗帜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创作精品和培养作家作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高扬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前列,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培养“劲旅”更重要,因为任何作品都是人创作的。

落实省委这一战略目标的组织措施,即是成立黑龙江省戏剧创作中心。这套丛书每部戏剧文集的作者都是“中心”的成员。如同春播秋收一样,每年“中心”要召开两次盛会,春季召开兑现上年合同和申报本年创作题材的年会;秋季召开收获果实的剧本讨论会。每到这个时节,“中心”成员的心情是喜悦而又忐忑的,这是相互间友情和智慧倾囊投入的动人时刻。有人说,能让自己的剧本接受这样一次讨论,真是一种享受。他们几次到镜泊湖去,却无心浏览湖光水影,即使在湖边抱膝而坐,说的还是剧本。“中心”在温馨和激励中巩固发展;剧作家和剧本在切磋与探索中完善与成熟。

黑龙江剧作家在近二十年的历程中,饱尝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也领略了新时期改革大潮对人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冲击。有几位剧作家曾荣进戏剧最高学府,拜读戏剧大师的经典,探索各种戏剧学派的真谛。但是不管对戏剧艺术有了怎样的理解和诠释,他们的根依然牢牢地扎在丰沃的黑土地之中,黑土地的生命基因依然源源不断地滋补着他们。所区别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从最初对黑土文化的表层开拓转到深掘其文化的灵魂;从最初寻找黑土文化的表层特色转向对人类共性的探索。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去演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社会问题,也不再去简单回答政治家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改革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神圣责任视为让人们去思考在黑土文化这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事件载体中的人性普遍意义和永恒意义。

戏剧和其它文学作品表现地域特色不是剧作家和作家的终极目的。说穿了,不过是作家或剧作家为人的精神胴体选择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彩衣,彩衣之下包藏的人性则是戏剧的灵魂。

说起人性,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把它包租给了资产阶级。孰不知一位革命导师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难道这不是最广义的人性吗?

如今,我们有些人还在谈虎色变地窃谈人性,请不要忘了,哪一部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不是因为它绝妙地表现了人性而留存于世呢?

当然,对人性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域或民族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人欲,也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理念。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体味,人的一生就是划着欲念和理念的两个桨左一下右一下地往前走,而这就是我们常常品味到的人生快乐和苦涩之所在。

我觉得在黑土地上的剧作家群落里,有人已经将这种人生的体验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失之于浅薄,也不失之于空泛,他们的作品实实在在地在爱人和人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

人们常说,创作是作家独有的个体性的高能劳动。其实,作家(包括剧作家)这种高能劳动不过是由作家独自吸纳和咀嚼来自各方的文化营养,再创生出某种艺术景观的过程。文化基因是大家共享的,然而由不同文化基因按不同序列的不同组合则是个性化的。我想这大概是读者能从这一套《黑土戏剧丛书》里找到共性和个性的缘故。

我和我省的剧作家每个人都是朋友,我熟悉他们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在短短的序里我该举例说明他们每个人的艺术个性,思前想后,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和品评吧,我只不过是把门打开,请君进来,我在门旁迎候着呢。

2001年6月10日

尘埃不见咸阳桥

(代序)

崔建华

虽说冬季照样如期来临,侵袭于我们生命中的冷并不一样。潮湿积聚到什么地方,不知道。留在我们北方这里的是一年比一年的干冷。

在这种气候里生存着的作家,自然生长出对于冷的痛,对于冷的冷……

这里的女人不可能与南国湖泽地带的淑女一样,作为生活在这里的女作家,不仅习惯于冷的直面,而且具有超出于性别,超出于社会共振、趋同的直觉和自觉。二十几岁的萧红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积淀的荒蛮地域生成起来的女孩儿,竟能够轻轻地触摸到半个世纪以后国人还未能意识的事物)。而且这种直觉性能和自觉深度竟又在后来者——当今执笔削世的女作家张明媛身上重新显现着,拓展着。她似乎比先遣者萧红更疏离女性那天然的取暖意向。似乎她出现时就已经不在意冷,不在意被温暖、被烤热。需要和困惑的生灵多是为了懂得。艺术营造与表达也是因为那顽固的懂得。

这是时代映印在我们身上那着魔的秘密使命?还是北方气候、环境恶劣的顽固产物?她书写的在,让人的精神回冷。制冷式的、沉淀式的情感。让真实的存在从温情中走出来。她喜欢软弱

症的真实,但没有因为理解软弱还保留着眼泪。她很看重无知,她必须抱养无知的腐烂和不可避免的新生。她不介入喧闹,也不具备喧闹、浮动、高昂、剧烈的情致。她的生命内质是沉静、沉寂、孤独和冷峻。但这不影响她的触觉的活跃细腻,即对吾身与吾身之外双重世界的体验之极致和触摸之偏远。正相反,在这一片一直不怎么喧闹甚至落寞滞后的干草地上,恰是某种宁静供给。也许这里仍是空旷的,物动性稀薄,招引、招惹态势不够疯野,她身才具备足够的冷(个人的思索元素),有力量蔑视那求暖的思潮,以及那暖融融的民性的“先遣”的噪音的诱惑,而保持住自身情感的那份静谧,以至去维护整体文化感情的宁静。

明媛女士的这几部沥血之作问世很多年了,时尚使有的被置于遗忘的暗波,有的被社会功用性纳入运用着,还有的被日益职业的技术的模式诠释者目光收容。书写时的情怀与后来的本色脱离是令人忧虑的。但这正是她冷视的事物性质及内容,正是她书写的那种生活的验证。

谁都逃脱不了被气候风干……

她清楚独立是浪漫式的梦想。她没有把自己置于她的作品世界之外。真正的苦难!她自己也是刻在上面的文字。她的艺术和她的意识及她的存在的真相被封在了一起。

我们出生以后,我们选择了以后,我们其实是作为被选择者而存在着。我们其实是控制者的失控,把我者的自我失散啊!

这是明媛剧作中体现的一种意识。北方人,寒冷的判断。实际是什么?是我们习惯于生活在虚拟之中。行为生活只不过是众人的仪式。脱离了生命感觉的仪式。

不是为了躲开这样的实际并超脱它才这样书写的。目睹他人,冷了自己与怜悯无关。冷瑟的原因,是发现了那脱不去走不开的历史局限之网络。愚者之愚是因为需要共同欣赏,盲者是想延长迷失,衰竭者是相互被遗忘,彼此互为看不见的习惯。我在干冷

中,还是干冷在我的构造中?说话人也不得不在她构造的世界真相里,验证她框定的残缺、呆傻、浅显、笨拙……这是漫长的历史性的微笑和模本。尤如想撇开那理论公式化梳理消化之习惯。只有变为公式,方才能做为自己的东西再现。(中国人一惯把所有的东西演化为公式,供自己使用,这可能是近代历史时期的思维特征)。如果决意把公式性能消除掉,很可能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就是干枯。

都是明晰的自觉的,却也是沉迷于其中的干枯——明缓所有剧作里浸润的意向,或者说内质。

每一种存在,实际是在不自觉中消解了它的原意。难道不是么?看看她模拟出来的生活吧:完全是生机勃勃地成长,也完全是迅速地衰竭枯萎。

从封建社会拼杀出来的中国人,又鬼使神差地陷在封建味道的酱缸里。(酱缸意识,北方人的透彻),我们以为自己战胜了什么,只能是以为。目前的局势是:追求自己的需要,其实是别人的诱惑和趋动。先前的欲求,很可能在需求讨要中丧失了需求的确切自觉。

《野草》她拽出一个老四。(是想从虚拟生活尘埃里扒出一个实体,然而他终究不是自主的自在的实体),这位朋友,绝对以为自己是战胜了什么的唐吉河德——剧中表述他为创业者。

《一人头上一方天》又捡出个柳青青。在收割的忙碌中把苞米都丢下的熊人,因为奔跑而抱起枕头丢了婴儿的女人,自强精神的趋使,把心丢了的朋友。中国人习惯于单项思维,强调一种事物,必是遗忘另一种事物——柳青青身上的意象。人跑快了心脏是跟不上的,心必是死亡,以死亡为代价抢占第一的“无心者”。

还有那《暖冬》日子里的孟维,张扬绝望姿势的无力者,心灵都带着表演习惯的女人。到了此种地步,仍进入不了真切的绝望。躯体仍不会失禁颤抖,仍用力去表演绝望。绝望的感觉已经鬼使

神差不在其身。对母亲的谴责成了包裹不幸的安慰的席子，她只能这么安顿自己。

都有水平，都能够适应于任何残酷的环境死而后生，都怪异地肢解了自己的想往，狂妄里面的冷的空虚。那个老四，很会效仿他人，为争回自己老婆而决斗的战士，但最后最重要的是老婆；那个寿衣店里的女子孟维，一株靠表演不幸来满足感观的枯草。

这里有经常的随时供给我们感观的妄想：按照社会上其他生存者的模样效仿的老四，学会了当今流行着的本事模样，学会了贿赂，学会了寻找倚仗。但是当今也流行着吃人和被吃，他也必须担负两种责任，必须也要成为食料供养别人的嘴。这里有自欺：妄想里的零碎，把不幸推给别人的自我遮掩，害怕接触实际的心理习惯，（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习惯）。这里有遗忘或者说做作（中国人的做作）：女企业家只争朝夕忙于自己感觉之外。

被生存技巧磨砺的成人，没了孩子们天然的哭泣。理念支撑着我们，却也摧毁了我们内在的自然的反应。那些合乎逻辑的感觉和感情消失了，事物已进入反逻辑状态。脱离自己将成为习惯，成为存在的标记，甚至是成功、成长的标记。最初，坚强是用来抵挡脆弱的风衣。到末了，这掩体竟成了浸透于躯体细胞里的冷漠。它日积月累，形成了淡漠的硬壳，像得了硬皮病一样，（硬皮时代），使我们再也摸不到自己的柔软和泪水了。

由于丧失和遗忘，我们很容易热衷于视觉中的物象——前面的东西。能看得见的东西才是东西。与此相反，明媛在看后面的，在看看不见的东西。

生活是结果。所有的现象笼罩在巨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这样的生活是因有这样的驱动力。我们是被诱惑和驱使的羔羊，为什么到这里来？又到那里去？为什么被抢也必是要强抢？在明媛的视野中，那些（或这些）自主意识、自强精神操纵着生存行为背后，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催赶动力在起作用。很多年了，明媛一

直与这位“使者”谈判。只是永无休止没有结果的谈判。久而久之，她的神情不免要失去通常、通俗、和年轻。她知道她也在干燥中，在她书写的环境中。

不管你以为你怎样了，你是否明白，你的怎样是别人要你怎样的。有一种东西一直置于你的头上，请你看它，想想它吧！

几乎每部作品都弥漫着这样的昭示，这样的告诫和疑虑。《白夜》、《野草》、《故园》、《暖冬》……这些游荡的生灵很多是无知觉的。真正的逻辑是属于周遭的那个无所不在的背景。所有的存在与存在程序样式都受控于它。即使是奋斗者，勇敢者，成功者，也是肢体自主（树叶仍在摆动），主体在遗失（根部已溃烂）。整个生存现状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给予的信号，然后就跟着跑吧！事实你不跑也得跑。奔跑是受控于他人的奔跑，认知也是受控于他人的认知。不然，这些年，我们怎么会认为，这位北方的冷面作家，出示的是一幅幅奋进者的奔跑图？怎么会被那一群衣衫褴褛满嘴粗话的男子影像遮蔽？只具备上方给我们的什么创业意识，生存意识（也是剧中人只拥有的那点财富）。怎么就没有去看看，在这一群一类奋进者的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鞭子。

《野草》的“羔羊”们，是一群被驱使的坚强者。驱使，才是明媛剧作的命中要害。可那里的人们跟我们这里的人们一样自信：谁说我们不是选择！（我们只能有这样层面的自信）。

没办法，一个不可逾越的二维意识的历史是漫长的，坚韧的。一个不听使唤的头脑是顽固的。幼年期综合症——寒冷地带医生的诊断书。

《暖冬》里的气味是浓烈的，令人反感。但只是反感，没有哀伤。没有哀伤的原因是不知道哀伤。想不起来这样式的情绪了。在急剧争夺着的战场上，便看不见很多东西。惊惶使他们（剧中人）既忘了怜悯别人，也忘了怜悯自己。有关于战争是怎么回事？没人去问，也没有时间去问。特殊境遇下的专一，太亏空的肚

子需要的就是吃！注重于一点，也焦灼于一点。上帝呀！让我们解脱这片刻的痛苦吧！

《野草》里的发子，其下贱的贪吃行为。为了把那几片肉抓到嘴里的狂犬病似的痛苦，极富有象征性。周围什么也没有了，我要吃！周围的你们的目光见他妈的鬼去吧！我还是要吃！饥惶的勇士！他与《暖冬》里那位女亏空者荒芜者苍白的脸形成对照。她也是不得已的饥惶的勇士。不过她比发子有韬略，她很会无所谓，装作不再要了，不再感兴趣了，跟她的亏空、饥饿周旋。她说好同意你我各方面的接触，甚至她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说同意，也要装作有（驱驾于自己想象出来的）资格，把她的期待包装在里面。傻儿子过来算什么？他要吃，难道我就不要吃吗？为了这一次吞咽，这一次抚摸，（内心一直焦灼着，像吸鸦片一样），我假装不在意你的什么反应，我的什么反应。太长远的真实的我没有心情顾及，明天的死我也是认可的。重要的是今天的吃，马上就缓解的虚脱，（孟维心里的隐秘的饮弹要求是不能不承认的。其实是时代的虚脱症，现代人贫困感情的写照）极度缺失，极度缺损。正常道德的丧失，撇下了无数无辜。致使善良者和作恶者都成了乞丐。这似乎是历史赋与我们的双重苦难，我们仍是没有摆脱贫困的一群。物质的唯一需求，精神的最低渴望都难于馈赠给平民。发子为了那几片肉，演变为狗。一幅残酷的自我画像，苦难的人生，我们的画像。

而更多人是不会承认这是我之存在的。我没说我需要，我是不在意要的。要与不要是多么悖谬，不合理法。那个女人孟维用极为冷静状、冷漠状做了另一种解释。是一件很像样的不在意的崩溃。在寿衣店里生活的人一样跟外面的人懂得不实事求是。她把自己的饥惶转化为鄙视，与周遭的事物拉平。或许她已经忘记了饥惶是什么？更多的紧张在掩饰能力上。

蒙克画作中有一幅画叫《尖叫》，那个女人可能因为恐惧尖叫

着。孟维——中国女人,把这类叫变成了“淡雅”、“老道”。

明媛真是看中那些奔跑在前面的人?这些时代的奔驰者,佼佼者,究竟是怎样的模样?成就、事业、显赫、荣耀,给他们以定位。创业者——不是政治名份价位,却也是时代政治思维照映的头衔。倘若退到文化高原去冷眼,这些飞跑着的人,无论怎样的第一,心灵、意识没有往前动一步。枷锁就在她们的脚下,因为有枷锁才成为这种可能。柳青青是不能为爱而活着的人,家庭意识丝毫没有动摇。没有自己的奋斗,死了自己的心的成功。老四赢得了款爷的名份,却逃不脱倚仗、投靠的命运。显赫是浮萍,应征者。而内质仍是虚妄。新的还是旧的愚昧在流淌?它像粘液一样附在我们身上得多久?

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同前人一样,非常专一。所有的人必是做一事情。那些表面的不同性格之表达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中国人不具备个性内质,还没进化到有个性的时代。中国人是同一的。过去或现在是一种类型,一种模本的事物。

所以明媛剧中的人物性格实在是假象,她其实是在写中国人的脸谱式生活。(心灵脸谱化),你与我一样地存在,她是在写一种要求的互相模仿!疯疯张张地、正儿八经地,各自编演着自己的故事。孰不知是在诉说一个故事,是在讲自食的故事。自食——明媛剧作中又一意象。伤害自我是一种功法,习惯性自残。可是难道不去自残,还要去伤别人不是?别人是谁?那些具体拼杀的对象是别人么?跟他们拼杀一阵子,跟没动真格的一样,跟没有一样。先前似乎就没有的……

幻影式的感知生活,真可谓:我思故我在。可真实在别处。阿Q也革命了,我也创业了,也荣光了一回。为愚昧的证明去奋斗终生。苦难被别的目光看了去,死亡是自己的,死亡成为一种娱乐。受难图必定转换为业绩史在心灵里保存了。

因此说,明媛剧作中的行为恐怕是梦中行为。一切都得等待

早晨醒来时才能说清。然而那个早晨什么时候到来就不得而知了。

.....

还有许多妄念要说,却不禁戛然而止。不应该这样,却也只能这样。我们是背附咒语的,魔仍在其身的老年儿童。一切只能跟明媛一道,在北方,等到过后的岁月,凌晨醒来时再说。

于二 000 年旅途中

目 录

总序..... 刘邦厚(1)

尘埃不见咸阳桥(代序)..... 崔建华(1)

已京野草(话剧)..... (1)

已京暖冬(话剧)..... (56)

已京列车,在午夜出发(寓言剧)..... (103)

已京白夜(两幕话剧)..... (160)

已京一人头上一方天(话剧)..... (216)

已京故园(话剧)..... (268)

后记..... (319)

野 草

(话 剧)

人 物 老四
二芹
秋子
七叔
发子
老大
根儿
六儿
吴工头
修鞋女人
女郎
群众若干

时 间 当代
地 点 东北某城市

〔一阵豪放的唢呐过后,引出男子沙哑的歌声:
三月里,下关东,
一副箩筐三股绳。

前头挑着小儿女，
锅碗瓢勺后头盛。
媳妇身边跟着走，
一只黄狗家中扔。
哎哟哟，
拉家带口下关东。

〔歌声中幕启。

〔火车站月台上。人们三五成群在等火车。

〔七叔领着一支闯关东的队伍“堆”在小站一隅。这些第一次闯关东的人们默默地等着火车进站，他们既向往着远方的神秘，又有着对家乡的恋恋不舍之情。

七 叔 齐齐哈尔那地方，一年刮两季风，一季刮六个月。

根 儿 （好奇地）天天刮？

七 叔 要不咋叫“风刮卜奎”呢。刮起来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人在地上跑，帽子在天上飞。

根 儿 那咋干活呀？

七 叔 能干。腰上拴根绳，那头系大树上……

根 儿 （认真地）缠在一块咋整？

发 子 傻帽儿去吧！

〔众笑。

〔老四背着观众，一动不动坐在一旁，像半截石像。

七 叔 四儿，别跟自己过不去。七叔领你闯几年东北，吃香的，喝辣的。腰缠万贯回家来，那叫衣锦还乡。都得高看你一眼。

发 子 别跟那些丫头片子较真儿，她们都冲着钱乐。没钱，谁……

七 叔 （踢发子一脚）不会说话找地方眯一会儿，没人说你是哑巴。

发 子 我咋的啦？好心当成驴肝肺……

七 叔 四儿，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能像女人那样婆婆妈妈。七叔是过来人，女人哪，就那么回事……（忽然打住，盯着前方）四儿，来了……

〔二芹匆匆上。她二十来岁，聪明，漂亮。穿着红袄，拿着一个纸包。她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发现了老四，焦急换成了忧伤，她停下来。〕

〔七叔捅捅老四。老四站起来，犹豫了一下，走向二芹。二人对视片刻，无奈地把头转向一边。〕

发 子 真是旧情难断……

〔七叔怒目止住发子。〕

老 四 二……（嘲讽地）从我娘这头论，我得叫你一声嫂子……

二 芹 （苦涩地）四哥……

老 四 不在家陪客，跑这来，好说不好听。（二芹把纸包给他，他打开，怪笑着）给我送份喜糖？

二 芹 （急切地）不是——

老 四 （摔糖于地）我老四不是三岁孩子，踹一脚再给几块糖球哄哄。

二 芹 （委屈地）不是，这糖是我在供销社买的。（蹲地上捡糖）当年我爷爷下关东，我奶奶给他带了一小瓶蜂蜜，让他常念着老家的甜处，早点回来。

老 四 （茫然若失地）回来？

二 芹 （天真地）我给他们家做几年活，还够了我就出来。四哥，我等你。

老 四 等我？我要是死了呢？

二 芹 （捂住老四的嘴）出远门别说不吉利的话。我爹欠了他们的，拿我顶账，我要不去，他们能把我家给平了。我等着你，我永远是你的人。

老 四 嫁过去了，就是他们的人。

二 芹 （悲凉地）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说这话……

老 四 他是你男人！

二 芹 （失神地）男人？他是疯子，是疯子……（痛苦地欲离去）

老 四 （自觉失言）二芹，我……（接过糖包）七叔说，关外是块宝地，金银财宝遍地滚，你等着我，等我赚大钱回来接你。

二 芹 （真诚地）我等你。

老 四 （恨恨地）他们花五百，我花五千、五万。我要理直气壮地把你抢回来。等着我。

二 芹 我等你，死活都等着你。

〔一列火车呼啸着驶进站台。车站播音员正在播音：“由济南开往齐齐哈尔的 0565 次列车现在进站了。停车三分钟，请旅客们上车……”

〔人群疯狂地涌向火车。

众 人 （粗野地）快上车！

使劲儿挤——

挤死我了！

占个座……

瞎了，往脚上踩！

二 芹 四哥——

老 四 回去吧。（跑下）

二 芹 四哥！

〔汽笛长鸣，列车启动。

〔月台上一片沉寂，二芹呆呆地望着远去的列车。女声如泣如诉地唱道：

三月里，桃花红，

哥哥淘金下关东。

送你送到黄河口，